

吴 禎 石

怪杰 二赖子

北方文艺出版社



怪杰二赖子

吴 硕 石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0·哈尔滨

责任编辑： 田仲三
封面设计： 姜 录

怪 杰 二 赖 子
Guaijie Erlaizi

吴 颀 石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哈尔滨市龙江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292毫米1/32·印张 18 4/15·字数238,900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19

ISBN 7-5317-0353-1 / I · 354 定价：5.25元

内 容 提 要

二赖子是一位怪杰，也偏遇怪事：他要杀死国军师长报仇雪恨，师长的小妾和爱女却爱上了他；他要惩治作恶多端的县长，县长夫人早已编织好了情网；他投山入伙，要求当军师，女大王却逼他当情夫……

二赖子带领钟馗大队“打三鬼，济贫民”，终于走上正路。

目 录

总裁手谕.....	1
典狱长的疑惑.....	1
县长家的糊涂帐.....	2
总裁手谕.....	10
“国际大间谍”.....	23
进监狱得脱光衣服.....	30
她有征服一切的魅力.....	34
七太太的杰作.....	46
又一道总裁手谕.....	58
暗伏杀机的爱恋.....	61
一老四小，五个活物四口人.....	61
黄师长其人.....	64
鄙陋与伟大的结合体.....	68
血迹中走出来的人.....	83
叛逆者的路.....	94
一笔该算的帐.....	110
向师长“借钱”.....	113
李善行大院.....	113
向师长“借钱”.....	119
小吃铺西施.....	132

处决死刑.....	150
处决死刑.....	150
山下奇遇.....	159
新建家庭.....	175
二赖子被捕了.....	184
二赖子被捕了.....	184
牢房中的突变.....	195
强盗夫人.....	208
强盗夫人.....	208
强盗世家.....	216
二赖子死之谜.....	229
大王与军师.....	240
大王与军师.....	240
散伙.....	258
打胡子的胡子.....	275
劫马.....	275
入伙.....	288
闪电式求爱.....	303
二赖子与小辣椒.....	312
专打胡子的胡子.....	322
导火线着了.....	333
惊心动魄的火并.....	347
“杀人是最好的婚礼”.....	366
钟馗大队的神威.....	376
三羊城的三大案件.....	376
钟馗大队的神威.....	397

总 裁 手 谕

典狱长的疑惑

邢忠从当牢卒到荣升为典狱长，在这个看守所已混了整整三十五年，可算个地地道道的老资格了。拿他自己的话来说：“什么样的案子没经过？什么样的犯人没见过？”他象“麻衣神相”的术士一样，每进来一名犯人，他只要打眼一瞅，略一了解案由，就能分析出该定个什么罪，得坐多长时间的牢……

可这回却使他大惑不解，如堕五里雾中。

一九四〇年秋的一天，由县长、警察局长亲自送来一伙罪犯，那架势是从未见过的。好家伙！警察局长、县大队全员出动，看守所附近，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屋顶、墙头到处架设机枪，真是如临大敌。

胡凯县长亲自来跟邢典狱长说：“老邢，这个案子非同小可，是奉总裁手谕由中央要员亲自督办的。这是一伙国际

大间谍。你可要十二万分小心，严加看守，要是出了半点差错，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要是不出问题，你我都升官可望。

为了防止意外，县大队派一个中队，警察局抽一个班来，由你统一指挥，加强警戒。一定要让罪犯和外界隔绝，关于如何看管，由张督察长和你研究……”

邢忠一看这架势，心想：总裁手谕逮捕的国际大间谍，那是定死不疑的了。

奇怪的是，不到半个月，竟将这个“国际大间谍”放掉了。反过来，又把“办案有功”的县长、警察局长、张督察长“一网打尽”，悉数收监。

据说，抓国际间谍是总裁手谕；放国际间谍也是奉总裁手谕；抓县长、警察局长还是总裁手谕，都是中央要员奉总裁手谕亲自指挥的。

难道蒋介石患了精神病？为什么出尔反尔制造这种离奇的怪案呢？无怪乎使老典狱长也疑惑不解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得从县长家的胡涂帐说起……

县长家的胡涂帐

沙镇，一个小得不起眼而又极其繁华的小县城。

它依山傍水，翠竹环城，景色秀丽，气候宜人。如果把“苏杭”比作名门闺秀，那沙镇就说成是“小家碧玉”了。它处于盛产柑橘的富庶地区，又是附近几个县柑橘、土产聚集的水旱码头，也许这就是这个小县城繁华之由吧。

在沙镇最热闹的中心——十字街口，有家永泰钱庄，它是沙镇的“托拉斯”——最大的举足轻重的大企业。当时沙镇除四大银行外，还有三家钱庄，而永泰钱庄的吞吐额，比中国、中央、交通、工农四大银行加另两家钱庄吞吐额的总和还要大好几倍。

原永泰钱庄的大老板叫胡正人，是沙镇天字第一号大亨。他在乡下拥有两千多亩稻田和五千多亩柑子树，在镇上开了永泰钱庄、永泰百货商行、永泰木行、永泰盐号、永泰柑子行、永泰粮号、永泰运输公司、永泰旅社、永泰货栈、永泰酒家、永泰京戏院……沙镇人说“沙镇最有钱，胡家占一半”，又说“行情论贵贱，胡家说了算”，意思是说“胡家垄断了整个沙镇市场，不管什么，涨价落价老胡家说了算”。

前年胡正人寿终正寝，这偌大的家业就落在他七姨太太阿黄的手中，真所谓余太君点将——寡妇当家了。

提起阿黄，那可是沙镇鼎鼎大名的风流人物。她本是沙镇头牌红得发紫的妓女，本名叫涂玉莲，阿黄是她的绰号。

她不但有着“迷人的脸庞和勾魂的眼睛”，更有个善于“迎合人意”的脑子和“算计人”的心眼儿。为什么绰号叫“阿黄”呢？知情者解释说，“她是妓女中的皇后，叫她阿皇她很高兴。其实，给她取名阿黄是另有所指，这阿黄是黄鼠狼的黄，暗喻她有一套迷人的特殊本领。”

当年胡正人五十九岁，家中已有了六房太太，可他还是色心不减，成天捋着山羊胡子到处逐蜂捕蝶、问柳寻花。他有个宝贝儿子胡凯，那年三十六岁，酷象乃父，是个吃喝嫖

赌抽大烟无所不好的花花公子。他父子在赌场是“针锋相对”，在妓院是“吃醋争风”。老的爱阿黄，小的恋阿黄，父子同时迷上了阿黄。因财权控制在老子胡正人手里，当然还是老子占了上风，终于明娶阿黄为第七房小老婆。

堂堂名妓怎肯下嫁一个比自己大三十八岁的糟老头子呢？这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钱”。阿黄早算计好了，胡正人已是风前烛草上霜，俗话说土埋半截子的人了，将来这偌大家业，必然要落在独生子胡凯手中，而她和胡凯是早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了，这老头子好比唐高宗，胡凯好比唐太宗，自己则好比武媚娘，这老胡家的天下不稳稳当当在我掌握之中么？所以她是明嫁老胡，暗嫁小胡，一进胡家门，就在大少爷胡凯身上下功夫。

胡凯比七姨妈阿黄大十五岁，虽然早有了四房太太，可对这“七姨妈”还是垂涎三尺。一个觊觎，一个有心，自然一拍即合。老头子在世，他们是“明为母子，暗作夫妻”，老头子一断气，尸骨未寒，胡凯就迫不及待地“向古代圣君学习”，干脆来个父妾子续。正好，他二人一个姓胡，一个姓涂，所以沙镇人背后都说：“县长家是一笔胡涂帐。”

胡凯身材颀颀，仪表堂堂，俊俏的脸上，镶着一双善于调情的眼睛。他从小在金银堆里长大的，逛过上海，混过香港，又在“野鸡”大学里混得了毕业文凭。他交游极广，侃侃善谈，是风月场中的健将。不过，不管他在外如何花天酒地，进出勾栏，可对七姨妈阿黄却是“孝敬万分”，唯命是从。

胡凯无心理财，却有意问政，他认为“权”是万物之上

的法宝，故将永泰号的所有大权，一股脑儿交给阿黄，自己弃商从政。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不学无术的大少爷，摇身一变，居然成了一县的父母官。他治理无方，享乐有术，当了县长，更是贪得无厌，刮地三尺了。

1940年8月11日上午，阿黄作东，邀人打麻将为干女儿小荷花抽红办嫁妆，局就设在永泰钱庄二楼她的卧室里。

打麻将的是四个“老赌棍”，有鑫兴药行的大老板花方、沙镇警察局长陶义、中国银行沙镇分行行长肖天友和县长胡凯。阿黄坐在胡凯身旁“保驾”，小荷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在一旁侍候局。

县长胡凯今天出师不力，头四圈没开胡。如今临他坐庄，他一心要做个大胡好扳本，正好他万字多，他就一心一意做个“清一色一条龙”的大胡。就在这时候，县政府的主任秘书常有走了进来，在胡凯身后悄声地说：“县长！省里来了一辆小轿车，共来四个人，其中有个是新调来的省党部杨书记长，他说有要紧……”

这时，胡凯一心要胡“清一条龙”，恰好已做成了，莫说什么省党部书记长，就是国家主席林森来了，他也舍不得放下牌呀。他十分恼火常秘书不知趣，这点小事也来打扰？因此连头也不抬就气呼呼地说：“滚他娘的！一个卖狗皮膏药的省党部书记长算个屁！？也值得上家来找我？有事让他去找县党部，你没看我正忙着吗？”说罢他回头狠狠地瞪了常秘书一眼。心里话：哼！这点小事都不会处理，还要你这主任秘书做什么？

“嘿嘿！”常秘书十分委屈而又尴尬地说：“我、我对

他说了你不在，有事请他找县党部，如果需要县政府做什么，让他跟我说。可他不听，反而发脾气说，我不找县党部，你一定要去把胡县长给我找来！一刻也不能耽误……县长！我看这杨书记长来头不小，我、我只好领他们上、上这里来……”

“什么什么？你把他领到家来了？你、你太浑！他在哪里？”胡凯听说已把杨书记长领到家来了，更加火冒三丈。

“小汽车停在钱庄门口，我请他们在经理会客室等着。”

胡凯此时已上“定”胡坎八万，他摸来一张四饼随手扔出去，谁知对家花老板喊了一声“碰”，随即把牌一摊说：

“胡了、胡了。”接着他数着“般般高、姊妹花、老少亲、凤凰来朝，门前清……不多不多，才一百二十八番。”

这下把胡凯气得眼发蓝。好不容易做了个坎八万的“清一条龙”大胡，结果自己点炮让人胡了，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恨死了什么“羊书记长牛书记长的”，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赶这个节骨眼儿来捣乱。他也恨透了常秘书，竟把人带到家来了？他没好气的拍桌子吼道：“去！管他娘的什么羊书记长牛书记长的！你就不能接待一下？我此时没空，让他先上县党部去……”

“这……”常秘书十分为难而又委屈地说：“县长！那个杨书记长说，他来不是检查党务，和县党部毫无关系。他是专为你而来，非见你本人不可。他、他还说，如见不到你，你要倒楣的……要不，我再不懂事，也不会领他来给你扫兴……”

“为我来的？”胡凯心想：娘的！准又是谁告了我的

状，省长派他来搞调查……哼！告状顶个屁用？！老子当县长三年了，告我的状纸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根不动怕什么怕摇？有省长当保护伞老子什么也不怕……

银行肖行长是赢家，他忙圆场说：“县长！既然省里专程来人，必有要事，反正这会儿没大输赢，莫算帐了，明天再玩吧。明儿上午八点，原班人马到原地来，不见不散……”

“不不！”胡凯一来输了，二来是给小荷花抽头，他新近已勾搭上了小荷花，讨好还来不及呢，哪能随便散局呐。他忙说：“让阿黄替我打几把，我下楼去应付几句，把他打发走了事，二十分钟，二十分钟我准回来。哈哈……”说着起身让坐。

阿黄虽说才二十四岁，可赌场上她倒是老内行。她笑嘻嘻地坐下洗牌，对门的花老板一板正经地叫起来：“不来不来，七姨太太上来我害怕，我不敢玩了。”因为老头子胡正人才死不到三年，人们还没改过口来，始终习惯称阿黄七姨太太。

阿黄笑着说：“你怕什么？我还会把你吃了？”

“唉！我最怕你的眼睛，你眼睛会勾魂。把我的魂勾去了，我光顾心里想你，那有心思看牌，那不是有输无赢了么？”

“哈哈……”人们都被花老板耍怪态逗笑了。

经理会客室在楼下二厅左侧。室内摆有两个双人沙发，四个单人沙发，三张茶几，中间一张四方桌，桌上放有茶具、烟具。墙上有壁画和对联、书法条幅，倒也显得简朴而

清雅。

室内有三位客人。一个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身材魁伟，长方脸大嘴巴，长着一双十分敏锐而透威武的大眼睛。这人头戴草编的米黄色礼帽，穿一套雪白的府绸便服褂裤，一根杏黄宽绸扎腰，两肋下插着两支瓦蓝锃亮的二十响快慢机。看上去象个保镖的卫士。他站在会客室门旁向外眺望，表面上象若无其事地看前厅热闹，其实他是在站岗守门。

另一个约四十上下，穿一套深灰派力司西服，白底蓝条的衬衣，扎一条深红黑点的领带，穿一双乳白尖头皮鞋。他白净而清秀的脸庞，梳着油光闪亮的小分头。他双手插在裤兜里，背向客室门而立，悠闲地在欣赏西墙的字画。

还有一个靠坐在西边双人沙发上看大公报。他中等身材，倒很结实。长方脸、大嘴巴、高鼻梁、高颧骨，两道短而黑的浓眉象两把大刀，一双大眼睛乌黑闪光。穿一件蓝灰色横罗大长衫，里面的褂裤也和长袍一样，是蓝灰横罗的。脚下穿一双蓝哞叽薄皮底便鞋。小平头。在他身边的茶几上，放着一顶白凡尔丁软胎礼帽，一副金丝边水晶茶色平光镜。此人看上去不足三十岁，却显得精明强干，老于世故的样子。

常秘书领胡凯来到会客室，忙指那看报的人说：“这位就是省党部杨书记长，”回头指胡凯说：“这是我们胡县长。”

胡凯很善于应酬，忙点头哈腰上前，说：“哦，杨书记长！不知……”他本想握手叙几句客套话，谁知那杨书记长连身子都没欠一下，只是一摆手示意他在对面沙发坐下。胡

凯一向跑的“顺风船”，从未受过这种冷落、蔑视，哪受得了？那无名之火噌的一下就由心田冲出口腔。他眼睛直愣愣地盯在杨书记长脸上，该说的话咽回去了。他心想：哼！一个党部书记长有什么了不起？无权无势，连“空缺额”都吃不到，还不如我这个小县长呐，妈的！端什么臭架子？想到这儿，他气哼哼地一屁股坐在对面沙发上，从白哗叽西服兜里掏出一盒美国乐根香烟，取出一支自己点着，然后将烟揣了回去。他深深地吸几口，慢腾腾地扬脖吐烟圈玩。心里话：你瞧不起我这小小县长？我还真瞧不起你呐。哼！在老子面前摆臭架子，我可不吃你这套……

常秘书一看势头不妙，忙上前倒茶。那杨书记长皱眉一挥手，示意不要水。常秘书只好知趣地退了出去。

室内显得异常肃静，好象划一根火柴就能把空气点着似的。那杨书记长仍一心看报，连头也不抬一下，也不看胡凯一眼。那个看壁画的象不知有人进来一样，头也不回一下。那个年轻人自胡凯进室内，他的眼睛便盯着胡凯，此时，他竟悄悄将客室门关上，双手扶着枪柄，直勾勾地逼视着胡凯……

胡凯脸上、额头开始冒汗了，真受不了这种紧张得空气都要窒息的沉默。他权衡了一下，觉得自己根子硬，是省长的干女婿，凭他省党部再凶，也动不了自己一根毫毛。想到这，他冷冷地说：“今日拙荆身患重疾，敝人不得已在家照料。不知诸位光临敝县，怠慢之处，还望海涵。关于县府一应公务，均委我主任秘书代办，不知诸位有何赐教？若系党务，请直接找我县党部，其它公务则和我主任秘书面谈。敝人

一会儿要送贱内上医院，恕不能奉陪。”说罢，他站起身来，作要走的样子。心想：哼！想压我三分，真错倒了你的眼皮，老子才不买你的帐呢。

奇怪的是，那个杨书记长象既聋又哑，他仍旧兴致勃勃地看着报纸，毫无反应。那个看壁画的人突然转过身来，冷笑道：“胡凯！我们并不是什么党部的，他也不是什么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

“什么？”胡凯不由自主地一声惊叫，脑袋“轰”地一下象炸开了似的。那“把门”的年轻人双手握枪把，眼睛射出两道阴森森恶狠狠刺骨透心的寒光，背靠门上，封死了去路……那看画的双手插在裤兜里，无疑，裤兜里有什么左轮子、勃郎宁之类的小手枪……那所谓杨书记长始终眼看报纸，不露声色……这、这……他们不是省党部？那，那准是要来绑票的……他紧张而下意识地双手顺腰而下，插向裤子兜……妈的！平常枪不离身，可今日在阿黄卧室打麻将，偏偏把枪放进阿黄衣柜里去了……他深吸一口气，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他心想：不用害怕，我钱庄就有好几十条枪，只要我一使眼色或喊一声，这几个伙家就休想出大门……

他想冷静观察、揣摩这几个不速之客的身份、来意，可脑子“轰轰”直响，一片紊乱，什么也想不起来。惊慌、恐惧，使他六神无主，一个不祥的影子，总在眼前晃动……

总 裁 手 谕

会客室内又一阵沉默，空气好象已经凝固了。胡凯的心

“怦怦”往上撞，象要从口腔蹦出来。他想：万一这是一伙绑架的歹徒怎么办？可他什么也想不出来，只觉耳鸣、眼跳，心律加速……

那个看画的人慢步走向胡凯身旁，从容地坐在他旁边沙发上，从裤兜里掏出一个镀金的扁烟盒，轻轻一捏，“咔嚓”！那烟盒的底层开了。原来这是一个上层装洋烟下层有夹底的精制烟盒。只见这底壳打开，里面有个蓝皮的极小的本子。这人拿出本子递给胡凯说：“这是我的派司，胡县长！请过目。”

胡凯迟疑地接过派司打开一看，原来此人叫周林，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别行动组的上尉副组长。今年四十一岁，广东韶关人。照片有军统局的大钢印，底页还有军事委员会的大方印。

周林冷冷地说道：“门口这个年轻人叫尤其，是我们局本部特别行动组的中尉特技组员。外面还有个汽车司机叫魏世德，也是我们的中尉特技组员。”他用手略一示意说，“这位不是什么杨书记长，他是我们的中校组长赖明。”

这时赖明才慢慢地放下报纸，戴上茶色水晶平光镜。他解开长袍腋下的布扣，从褂子上面小荷包里掏出一块金壳“劳来克斯”怀表，没看清他怎么搞的，“轰”！后表壳开了，他从表后盘取出一个薄纸叠的小方块来，先将后表壳轻轻摁上，再打开那方纸块。这是一种非常薄的纸，如十六开大小。周林忙起身接过这张纸，递给胡凯看。

这是一张印制得十分清楚的公文，是蒋介石的亲笔手谕。胡凯一看，立刻惊叫起来“总裁手谕”！他连忙立正站